

六
藝
論
疏
證

六藝論疏證序

余嘗言自漢以來傳孔子之道者有四學四學者今文學古文
學鄭氏學朱子學也秦火之厄漢初諸儒壁藏口授誦誦漸著
於竹帛當時讀者以隸書釋之謂之今文今文者對古文而立
也自後古文之學別爲大宗門戶紛爭互相攻駁至有父子
異學同師相非如劉歆之於劉向梁邱賀之於孟喜甚可笑也
故終漢之世師說愈盛而經學愈衰至鄭氏康成出始一掃而
空之於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經生之拘陋當時弟子遍於齊
魯傳衍遞於三國至南北朝時其學尤大行於河洛間故唐以
前之經學惟鄭氏爲一大宗已五季之亂圖籍蕩亡北宋諸賢
如歐蘇王劉永嘉諸公五經皆有傳注其弊至吐棄一切舊文

訓詁自創新義以爲得聖學之真傳而荒經蔑古之風於是乎益熾迨朱子乃力糾其失兼取漢唐諸儒之長其學洞貫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書以補傳注之未備又喜校勘古書同異搜羅逸文再傳至於浚儀流派益遠故近儒著書之法皆朱子學也吾友皮鹿門孝廉好學深思邃於經術於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貫通之平生著作等身實事求是而於鄭氏遺說類皆有所發明近出所爲六藝論疏證一卷相示考訂殘闕別白是非無一語不求其安無一字不徵諸實而言外之旨則隱然憂學術之淪喪懼驚禍之憤爭非夫盛德君子而能如是之忠言苦口乎世有善讀君書者則知君書爲不虛作矣余言亦何足爲是書增重哉光緒己亥六月伏暑愚弟葉德輝謹敘

自序

元聖綴學麟經始制三科九旨大義炳然厥後孟荀著書馬班作史皆述己意以詔後賢良以宗旨自發庶免燕郢之疑要略既具可無鼠璞之誤北海鄭君網羅浩博哀其著述言滿百萬標舉閎旨猶多闕焉自序之篇止傳片羽六藝之論略見碎金論作何時書缺有間攷之公羊之疏乃在著書之前而簡莊陳氏不信斯說嘗舉注詩宗毛之語并及孝經春秋之注謂論作於後據此可知竊以陳氏獻疑固屬有見徐疏攷定不爲無徵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宏通本先今而後古著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潛窺論言多據志緯當在七緯注成之後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

載稽歲月猶可徵明至於鄭君先爲記注後得毛詩此論并及
箋毛當屬後來增益春秋孝經蓋亦猶是是則朱子定論不必
晚年之書劬公解詁先傳文諡之例爰據各家輯本參以己意
忘其僭妄爲作疏證伯喈之注典引庶能證其文辭子期之解
蒙莊敢謂窮其旨趣所憾五三舊籍什一僅存識緯焚餘叢殘
招撫末學疏失蔽惑繁多聊拾高密之隊遺俟達者之理董云
爾光緒戊戌仲冬月善化皮錫瑞

六藝論疏證

善化皮錫瑞鹿

六藝皆圖所生也

序疏

疏證曰公羊疏引問曰六藝論云六藝者圖所生也然則春
秋者即是六藝也而言依百二十國史以爲春秋何答曰元
本河出圖洛書出書者正欲垂範於世也王者遂依圖書以行
其事史官錄其行事以爲春秋夫子就史所錄刊而修之云
出圖洛書豈妨有也錫瑞案鄭君所云六藝卽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經六藝古有二說其一爲古文說周禮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三曰六禮二曰六樂射御書數保氏掌養國子以道
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是也其一爲今文說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
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
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
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
作翕如繼之純如敝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雅正
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

六藝論疏證

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闢維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
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
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
十有二人六藝卽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史公叙次甚明詩
書禮樂四經本周王所以造士者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文王世子亦有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文是成周
學校以詩書禮樂教人故孔子於三千弟子亦以此教至於
易雖出自上古而天地陰陽之義知之者眇春秋微言大義
孔子口授故二經不在樂正四術之內孔門惟七十二人能
兼通之周禮定於周公其時不特無春秋卽詩書易亦不甚
著故以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不爲詩書禮樂易春秋此古
文說與今文駁異之所由來據此足見左傳韓宣聘魯以易
象春秋爲周公所作是劉歆竄入不可信如其說可信則周
禮亦當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藝不必與今文駁異矣孔
子世家贊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李斯傳曰斯知六藝之
歸伯夷傳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儒林傳曰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衛士
六藝從此缺焉自序曰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漢書藝文志曰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
又曰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
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也故
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河間獻
王傳曰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儒林傳曰古
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此皆以六藝爲六經灼然著明者
後世崇信周禮多據古文而漢人則皆據今文鄭君之學兼
通古今其早出之書多今文說晚定之書多古文鄭君乃
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著書案鄭君注七經緯後乃
注三禮據疏說則作六藝論當在注緯之後注禮之前故論
中多引緯書緯說用今文故鄭以六藝爲六經從今文說陳
鱣駁公羊疏據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春秋孝經論並云元
又爲之注則作於注書之後可知錫瑞謂疏說必有據陳氏
所疑或鄭君於注書之後增續前論不足以相難也云六藝
者圖所生也正鄭據緯說之明證鄭以六藝爲圖所生者易
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劉歆以爲虞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歆說見於易緯乾鑿度
尚書中候握河紀最詳詩禮樂三經亦圖所生當亦見於緯
書今不可攷樂緯有叶圖徵是其明證春秋緯有合議圖保
乾圖握誠圖演孔圖公羊解詁引演孔圖曰得麟之後天下
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

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北爲白
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丘
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叙圖錄此尤春
秋爲圖所生之證故問者特舉六藝論以獻春秋經出於圖
不出於史之疑答者
言極明通足釋疑滯

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

詩文王序疏路
史前紀注九

疏證曰文王正義曰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
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洛
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纖緯注
說皆言天地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
故託之文王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云張惠
言周易鄭氏義曰繫注云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
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也案乾鑿度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圖乃見見必南向
仰天言注云向天者龍也又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天地之
靜見矣負圖出午聖人注云午者龜畏人今而一人誤故
以午言又曰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其首其首黑者人正
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
之應是圖書皆聖人受命瑞應也聖人則之以立卦
軌其說存乎乾鑿度稽覽圖九篇六篇緯書之數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
若禹觀河見長人皋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
渡河白魚躍文王亦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

同上錫瑞案以上三條嚴可均

疏證曰正義引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云曰文王唯
言赤雀何得更自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
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
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
爲正也故得圖者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
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書置帝前黃帝再拜
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
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
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
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爲鳥者羽蟲之大名赤
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
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
矣而我應云亦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
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

赤鳥是當時行往豐邑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
 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
 亦此類也錫瑞案鄭君嘗注尚書中候此論所云瑞命之事
 皆見中候一書御覽卷七十九引中候曰河龍圖出洛龜書
 感赤文綠字以授軒轅又八十引曰帝堯卽位七十載修壇
 河雒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
 地臨壇止霧吐甲圖而還又八十一引曰舜至於下稷榮光
 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赤文綠錯又卷八引曰周成
 王舉堯舜禮沈璧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至乃有蒼龍負圖
 臨河也路史餘論亦引此文前有野王符瑞圖曰周公踐阼
 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
 如舜周公差應至於曰辰榮光汨河青雲浮至青龍仰元甲
 臨壇上濟止圖滯難出周公視三公視其文言周世之事
 五百之戒與秦漢事其文可補入中候此鄭所云黃帝堯舜
 周公是其正也御覽八十二又引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
 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試爵受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歸帝
 曰何斯若真出爾命圖示乃天伯禹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
 魚身出口吾河精也授臣河圖蓋入淵伯禹拜辭八十三又
 引曰天乙在亳諸隣國經負歸德東觀平洛降三分沈璧退
 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爲
 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二十
 四又引曰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

鄒上於昌戶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又
八十四引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即位不稱王渡于盟津
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
有字題曰下名投右又十三引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
有火化為白雀銜丹書集公車皋陶事不可攷詩秦諸正義
引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為秦注云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
子也下文不知云何見黑公事或出於此此鄭所云禹湯皋
陶文武秦穆是其變也詳鄭君之意似以龜龍裔負圖書為
正其餘瑞應為變故孔疏以
為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

右總論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

禮記大題

疏羅泌路史前紀注五後紀注一玉海藝文案孔疏下文

人皇

人皇即遂皇也乃孔氏申鄭之語袁鈞本並引作鄭論誤
疏證曰禮記正義曰案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
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
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
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
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
而為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引六藝論云云曰人皇

卽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錫瑞案今
本易緯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白蒼牙通
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矩法也遂皇謂燧人在慮義
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機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令作其圖緯之
計演時無書刻白蒼精牙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謂慮義將
作易也昌文王名也又將成之謂觀象而繫辭也又曰燧人
之皇沒慮義生本尙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愼明之害
類遠振注云聽猶愼也慮戲作八本尙芒芒然闔燧皇握機
矩所作計演之圖思其所言作八卦之象倉渠卽己也當通
靈唯之言專也觀象於天地取鳥獸萬物之具專精於此而
作八卦卦既成令以行惡類遠去唯善者存也又曰揮度出
表挺後名知命陳劬賄三萬一千一終一名慮方牙蒼精作
易無書以畫序驗曰矩衡神五鈴興象出亡徵應注云矩法
也鈴猶要也慮戲時質道樸作易以爲政令而不書但以畫
見其事之形象而已矣據此則鄭注易緯以爲易雖出於慮
戲而實本之遂皇故六藝論以爲自人皇初起易義廣大無
所不包漢儒說易各有所據惟鄭君據禮說易義極正大故
六藝論易并及政教孔穎達引鄭易緯注亦云尊卑之禮起
於遂皇引禮緯斗威儀證之又引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
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
義通也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
伏羲之前禮運燔黍裨豚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

之時宰官氏云禮事起於遂皇即用鄭君之義孔氏所駁未免太拘路史遂人氏紀曰上古之人茹毛而啖血食果蓏蠃臑胎卵使浸內傷榮衛頽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燔以熟腥肝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疾注云或疑神農始茲五穀神農廣其事爾羅氏以燔黍捭豚即為遂人氏時事與禮運云禮之初始諸飲食合足中鄭君之義魏博士淳于俊以為伏羲氏因燧皇之圖以制卦高貴鄉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沒伏羲氏作難之博士所云蓋出緯書亦與鄭君義合

易之為名也疏無世說補注一言易疏而函易疏三義簡

易按後文亦作簡故從世說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世說

故字無繫辭云世說注乾坤其世說注易之蘊邪世說注又云世說

云字無又易之門戶世說注又云世說注夫世說注乾確然示

人易矣夫世說注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

其簡易之世說注法則也又云世說注其易疏無其字為道也

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易疏無

世說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易疏作此言無則字順時變

易世說注作從時出入移動者世說注也又云世說注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疏

無則字據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世說注也易疏引至此止下

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周易疏入論一世說

疏證曰周易正義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

天以燭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

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

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

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

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引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

云曰崔觀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

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

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

為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補也

不易者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

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無常無體是不易之義變
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爲變易張氏何氏並用此義
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
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願緯文不
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
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
緯文之本實也張惠言周易鄭氏義曰易贊言易之爲名也
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此本乾鑿度
彼曰易者易也變易者不易也又曰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
無門藏神無穴也光明四通倏易立節鄭注之云倏易者寂
然無爲之謂也倏易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易贊取
繫辭之文變易爲簡易使易曉耳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注云
謂倏易也鑿度又曰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易贊言
周流六虛剛柔相易是卽氣也貴賤位剛柔斷是卽位也鄭
據三義以說易簡易之德卽元亨利貞是也其言爻象消息
皆變易耳禮制經論乃不易也鄭說易之三義略見繫辭首
章繫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云君臣
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下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云
動靜雷風也陽動陰靜剛柔之斷也方以類集物以羣分吉
凶生矣注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尋此注之義乾坤簡易也
山澤雷風不易也水火變易也何以言之震兌巽艮偏得乾
坤之性故高卑動靜不可變易坎離得乾坤中和日月法天

周流六虛故能消息雷風山澤以生成萬物此之謂變易也
變易无位不易无吉凶也故下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震雷艮霆巽風兌雨離日坎月乾寒坤
暑日月相推而雷霆風雨乃得施生成之功乾坤於是成歲
也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其德皆本乎乾坤其氣皆用乎
坎離其位皆成乎震巽艮兌易贊并以天尊地卑說不易據
一邊言之

神農重卦

周易疏
入論一

疏證曰周易正義曰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
等以爲伏犧重卦鄭元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
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
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言之不攻自破其言
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
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錫瑞案
御覽引帝王世紀曰神農氏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
十四卦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農重乎八純謂取伏犧八純
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史記索隱曰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
皆與鄭合張惠言周易鄭氏義曰鄭以包犧作八卦神農重
之見于孔賈易正義周禮疏案周禮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一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云連山
氏犧歸藏黃帝鄭鄆不破其說然亦不從故鄭志答趙商云
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也易贊以為夏殷則又謂夏殷用之原
其本非夏殷所作孔穎達易正義引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
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為神農之易
既三易自神農則包犧之易蓋未有六十四也繫辭惟云伏
犧作八卦故不謂包犧自重之也繫言十二蓋取包犧惟有
取離自為三畫卦之象自神農而取益取噬嗑則神農重卦
可決矣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同上

連山者象山之山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

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

同上

疏證曰正義引鄭元易贊及易論又釋云云曰鄭元雖有此
釋更无所據之文案周禮疏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
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者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
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
答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
以為夏殷周鄭既為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

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
 為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
 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必犧黃帝造
 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
 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
 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鄭注連山歸藏曰名曰連山
 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疏曰云名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
 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為連山歸藏
 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
 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易為歸藏也鄭雖不解周
 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
 號以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而於四時故名易為
 周也必以三者為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律厯志云黃鐘
 為天統黃鍾子為天正林鐘為地統未之衝丑故為地正大
 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天統故以乾為天首
 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
 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也賈疏申鄭甚明
 又御覽引金樓子曰按禮記子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
 歸藏先以坤後乾以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在殷制連山理
 是夏書路史發揮曰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
 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其說與鄭義合

慮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

漢上易
卷八

疏證曰左氏定四年傳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
易云伏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乾坤雖
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
三字以上爲一句錫瑞案正義引易曰當卽是六藝論論易
之文或鄭君稱引易緯也慮義作十言之教嚴可均全上古
三代秦漢六朝文引以冠首文莫古於此矣十言之教於八
卦外有消息二字者春秋內事曰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
人未有室宅未有水火之和於是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
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入節以文
應氣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據此則八卦消息最明張惠言
故易義以消息爲大漢儒說易惟虞氏言消息最明張惠言
述虞氏義別爲虞氏消息二卷以發其旨八卦消息成六十
四第六曰卦變消息蓋孟氏之傳也荀氏亦言之而不能具
其他則多舛矣其法有父之有旁通有消息卦有消息所生
之卦注雖殘闕考約求之蓋乾坤十二辟卦爲消息卦之正
其自臨遯否泰大壯觀生者謂之爻例自乾坤生者不從爻
例每二卦旁通則皆消息卦也消息卦皆在乾坤相合之時
則剝復夬遯泰否之交也張氏又述鄭氏義卦氣消息曰稽

六藝論疏證

八

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十
一辰餘而從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孟氏傳其學
以四正爲四時方伯之卦餘六十卦分布十二月卦主六日
七分鄭爲稽覽圖注其義並同復生坎七日起中孚六日七
分而生復也復注則二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
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
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隔亥坤
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非稽覽圖復生坎七日之
義蓋以六日七分卦次非說卦之序故略以十二辟卦消息
言之但陰極陽生復不可遠故但以坤六爻爲六日七分則
中孚六日七分而生復之義亦兼得包之非違錯也京氏傳
云七日來復六爻反復之稱亦是據坤六爻爲七日與鄭同
也臨注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
此終而復始以臨遯二卦終而復始則兩卦十二爻而周一
歲此說不見易緯蓋以十二辟卦主月則乾坤十二爻而周
一歲若論本卦之氣則臨至遯而消遯至臨而息自有相受
之義凡遯復泰否大壯觀剝夬皆然虞仲翔注易十二辟卦
每兩卦旁通亦此義也夬注云陽氣浸長至於五文言坤上
六注云謂消息用事乾謂上爻辰在巳巳爲消息乾用事之
位皆言卦氣也據張氏說則鄭君解易未嘗不兼言消息故
伏羲十言之教於論易亦述之云無文字謂之易者御覽引
易通卦驗云處義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畫事林韻略鄭元

曰必發時質模作易以爲政令而不書但以畫其事之形象
而已內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正義曰知伏犧始畫八卦者
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又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
諸大易諸書契可以代結繩也若然尙書緯及孝經識皆云
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元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
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
自世本蒼頡造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
本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
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犧哉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
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元皆云黃帝之史官也
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
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
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
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爲二十
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雉四
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
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
蒼頡具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
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

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
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羲前表計寅其刻曰櫟騶黔蒼
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元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
之據此則伏羲前已有文字矣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
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
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
無懷氏封泰山禪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
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
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羲之前已自久遠何
怪伏羲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
世至伏羲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疑人
有火中古用以煇黍稷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
之用否隨世而興也案孔引鄭易緯注與今本不同今注作
演時無書刻白與後注云不書但以畫見其事相合鄭據尚
書緯孝經議云三皇未有文字當從今注論云無文字謂之
易卽三皇未有文字之義僞孔以爲伏羲氏造書契與鄭云
神農重卦不合僞孔義孔穎達亦疑之疏例不駁注故依違
其說孔氏以爲三皇前已有文字未用之教世義亦圓通未
知鄭意同否蒼頡古說不同鄭既以爲文籍初
自五帝則亦必同馬班以爲黃帝之史官矣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言之教

禮記大題
疏曲禮疏

路史前紀注二又五案疏本作十二以厚君民之別路史前紀注一

言段玉裁按云二字衍今刪二字

疏證曰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云曰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

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

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

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

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

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

文不同不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

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

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

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

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

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

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錫瑞案方叔機注別無所見陳鱣云

未詳何時人路史前紀引此論及注而駁之云如鄭所言則

十紀皆在遂人之後而四紀又在伏犧之前非也馬總之徒

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犧前六後三各立年歲

亦爲取據張揖憤到徐整等爾皆不可質又遂人氏紀注引

此論曰注言遂皇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

承二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犧代之古史考

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穎達疑是三姓而

爲九十一代安矣羅氏駁方注并及鄭論蓋其所據世次與
鄭君所據異三皇古有二說一爲天地初立之天皇地皇人
皇史記索隱引河圖及三五麻云天皇氏十二頭潛泊無所
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
千歲地皇氏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
亦合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
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秦
始皇本紀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孔衍春秋
後語云泰皇乃人皇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路史云
秦皇卽九頭紀一爲遂人伏羲神農三皇亦稱天皇地皇人
皇風俗通皇霸篇引尚書大傳說曰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
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
天伏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
農皇於地禮緯含文嘉春秋緯命麻序雜書甄曜度白虎通
號篇武梁祠畫象末均援神契注譙周古史考皆以遂人與
戲農並列爲三皇風俗通又引春秋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
農是三皇也鄭注尚書中候勅省圖亦云伏羲女媧神農三
代爲三皇鄭君當注伏傳其注經多主命麻序而注中候獨
從運斗樞不數遂人者蓋鄭以遂人爲人皇卽天地初立之
人皇六藝論云自人皇初起孔疏人皇卽遂皇也孔氏知鄭
云人皇卽遂皇也未知鄭以遂皇爲上古之人皇非與羲農
並列之三皇故引鄭論方注依違其辭疑爲三姓九十一代

羅氏亦未知鄭論方注別有所據故引其文而不信其說鄭
氏蓋出韓古今不可攷惟漢韓勅禮器碑前闕九頭以什言
此碑多原緯候可以證明鄭義史記索隱引春秋緯稱自
周監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
萬六百年一日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
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因提紀九曰
通紀十曰流訖紀路史引春秋命麻序文略同惟脩飛作
黃流化作疏訖異或今本索隱誤當從路史春秋緯卽命
麻序卽覽言人皇引命麻序與路史文同方氏所云六紀次
序與命麻序正合鄭君解三皇有女媧與命麻序不同而言
六紀則同命麻序文蓋鄭君斟酌緯書用之韓勅碑云前闕
九頭九頭卽人皇亦卽遂皇以什言教卽伏羲什言之教謂
人皇在九頭之前而闕伏羲十言之教也遂皇歷六紀九十
一代至伏羲而得闕其教者春秋緯說題辭曰六經所以明
君父之尊天地之間闕皆有教也言天地開闢卽有教其義
極精故鄭君云政教所生自人皇初起遂皇時已有教則伏
羲十言之教亦遂皇所闕矣緯書既亡後人不知鄭義所出
並韓勅碑文亦不能通路史泰皇氏紀云以叶言教不知碑
云什卽十字而誤讀爲叶婁機顧藹吉又誤釋爲斗文義尤
不可通惟錢大昕與陳以綱皆讀爲什錢云什言者十言也
春秋正義曰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碑蓋用其語錢深於漢學故曉古義翁方綱反駁錢說

六藝論疏證

二

謂前聞九頭是何語金石家或不通經學固無議焉鄭云始
作十言之教者周易正義八論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
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
之利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
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
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
宜作為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臣以尊
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所以垂教之本意者也
云以厚君民之別者春秋文耀鉤曰伏義作易名官命厥序
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別故周禮疏序謂政教君
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義因之左昭十七年傳曰太皞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服虔云太皞以龍名官春官為青龍氏
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
氏崔寔政論云太皞之世設九庖之官易坤靈圖曰虞犧氏
立九部民易禮緯含文嘉曰虞者別也戲者獻也法也伏
義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
此伏羲作教厚君
民之別之證也

燧人在伏犧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

禮記禮
運疏

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

禮記禮
運疏

疏證曰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說已見前鄭又云一百八十七代與前異者曲禮正義曰鄭元意則以伏羲女嫫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嫫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羲女嫫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嫫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始至女嫫女嫫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龍爲木德女嫫爲水德皆非鄭義也錫瑞案孔疏但云鄭數三皇非謂其人身自相接不言鄭云一百八十七代與前云九十一代不同蓋鄭據緯書兩處之文本異鄭君網羅浩博兩說並存孔氏已不能申明今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引并入大題疏引一條殊嫌專斷

太昊帝包犧氏姓風虵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伏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義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取之禮

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炎帝

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卽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

也

唐釋法琳辨正論
三教治道篇注

疏證曰白虎通曰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
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潛夫論五德志曰大人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曰
角都於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
網以漁伏羲姓風御覽引皇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羲氏風姓
也地身人首有聖德都陳作瑟二十六弦燧人氏沒包羲氏
代之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
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制嫁取之禮取犧牲以
充庖厨故號曰庖犧皇後世音謬故或謂之密犧一號碓皇
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古史考曰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
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
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帝系譜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
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中候握河紀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
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
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諸家
言伏羲事皆足證明鄭義鄭云五十九姓在位合一萬一千

一十一年者御覽引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氏沒大庭氏有
大下在鳳異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吳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
氏凡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自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
都之所在注云白女媧至無懷十五代合一萬七千七百八
十七年禮疏引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
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
尊盧氏混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
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
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
文未可信用錫瑞案世紀文與遁甲開山圖同當即引用其
說其代數比鄭論為少年數比鄭論為多既已參差不符孔
穎達又引鄭說以大庭為神農之別號則遁甲開山圖非鄭
所據鄭必別據緯說今不可攷鄭前以為遂皇遠在伏犧之
前此又云媧人歿伏羲皇生與帝王世紀序次不異者疑鄭
據緯書以遂皇與媧人為二命麻序云天地初立有天皇地
皇人皇又云伏羲媧人始名物蟲鳥獸是以人皇在天地初
立之時媧人與伏羲先後相次鄭或本此緯說以遂皇為人
皇而媧人別有一人也武梁祠畫象伏羲人首蛇身且有兩
人下為兩蛇交尾之形阮元曰帝王世紀云蛇身人首白虎
通云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通人道即此畫意也後幅帝王
無兩人者潛夫論五德志曰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姁生赤

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
 而火名是始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御覽引帝王世紀曰
 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妃游
 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
 水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作
 五絃之琴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衰帝榆罔禮
 含文嘉曰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其德濃
 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古史攷曰炎帝有火應故置官師皆以
 火爲名傳曰鄒子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諸家言
 神農事皆足證明鄭義鄒駁異義曰炎帝姓姜太昊所賜黃
 帝姓姬炎帝所賜史記索隱曰長於姜水因以爲姓又曰神
 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爲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
 明生帝直直生帝釐釐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
 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注云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
 見帝王代紀及古史攷然古典亡矣况譙皇二氏皆前代傳
 前聞君子攷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
 爲說路史炎帝紀下炎帝柱炎帝慶甲炎帝臨炎帝承炎帝
 魁炎帝明炎帝直炎帝釐炎帝居炎帝節炎帝克炎帝戲
 戲生器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注云古今通系系炎帝在
 位之祿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
 四十八年衰四十三年榆罔五十年小司馬史記乃有魁無
 臨而通鑑外紀神農後爲臨魁六年帝承繼之帝承六年諸

書不同世紀等不逾此夫神農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千年而命庥序等類以爲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之紛紛且以炎黃爲世皆踰百載其子孫無一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間知其難据錫瑞謂羅說太泥百年之人古時亦不多見尙書無逸篇可證八世而五百餘年何以知其難据羅引命庥序與帝王世紀史記索隱合世紀索隱當卽本命庥序索隱與命庥序參差十年或傳寫之訛鄭君以爲七世合五百年較命庥序少一世四十年或亦傳寫之訛或鄭別據緯書今不可攷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則更傳聞有異路史據各書增入數代亦與鄭義不合

軒轅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夢受帝籙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於

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於崆峒山

同上

疏證曰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御覽引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卽炎帝母家有蟠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

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
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邱長於姬水龍
顏有聖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
黃帝亦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吹律定姓有四妃
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春秋內事曰軒轅氏
以土德王天下古史考曰有熊氏已姓或曰姓公孫孝經援
神契曰黃帝曰角龍顏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
大治而召天老而問曰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余於
河之都覺味素喜不知其理敢問于天老曰河出龍圖洛
出龜書紀帝錄州聖人所紀姓號興謀治平然後鳳皇處之
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古之圖紀天其授帝圖子黃帝
乃祓齋七日衣冠黃冕駕黃龍之乘戴交龍之旌天老五聖
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嬌之淵
大鱸魚游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夫中河流者乎曰見之
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畢
具天老以授黃帝帝舒視之名曰錄圖莊子徐無鬼曰黃帝
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
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其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今予病少瘳予又且復遊於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又笑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爲天下小章辭黃帝又曰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
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
退在宥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者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觀陰陽以遂
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不待黃而
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蹵然而起
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昧昧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
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
神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彼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大地有官陰陽有識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
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于二百年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
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諸家言黃帝事可以證明鄭義
云建寅月爲歲首者通典引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
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尙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

殷用天正而尙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尙白夏以人正代舜
 而尙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尙赤陶唐氏當用地正
 而尙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尙黑高陽氏當用天正以尙赤
 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尙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尙黑炎帝當用
 天正而尙赤其工氏當用地正而尙白太皞當用人正而尙
 黑也據此則黃帝用人正當建寅月爲歲首崔氏所推與鄭
 義合惜漢藝文志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不可見耳云生子
 者二人而已又曰其得姓者十四人耳今按國語胥臣云黃帝之
 舊解破四爲三言得姓者十三人耳今按國語胥臣云黃帝之
 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葢任
 荀偃結緞衣是也唯青陽與夷鼓同已姓又云青陽與蒼林
 爲姬姓上則十四人爲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稱青陽
 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其疑其姬姓青陽當爲
 元齡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卽是少
 昊金天氏爲已姓者耳既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爲三潛夫論
 五德志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已滕葢任
 拘釐姑緞衣是也路史黃帝紀子二十五別姓者十二祁酉
 滕葢任荀釐姑緞衣是也路史黃帝紀子二十五別姓者十二祁酉
 實然不容無繆國語言青陽與夷鼓彭同爲紀姓是矣而又云
 青陽與蒼林爲姬姓則非也夫姬姓乃元齡而非青陽黃帝
 之子二十五人其十二人爲十一姓餘十三人皆姬姓也今

乃云惟二人同於黃帝者為姬姓其得信耶且昌意元囂蒼
林揮皆姬姓者豈惟二人哉案二說皆以國語有誤其姓氏
亦略異而謂得姓者十二則與鄭君所據相合十三世不可
攷六歲論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據鄭義黃帝元
孫為帝魁則少昊不得為黃帝之子顓頊亦不得為黃帝之
孫帝嚳不得為黃帝之曾孫禮祭法正義引命厥序云黃帝
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闕本二千作一千惠
棟校宋本同其世與年皆較鄭義為多則鄭君非盡殫命厥
序也其參差之故
不可得而詳矣

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

焉

上同

疏證曰左氏昭十七年傳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
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
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麻正也元鳥氏司分者
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鷦鷯氏司馬也鷦鷯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
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司馬也鷦鷯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
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注黃帝受命

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正義曰以少皞之立有鳳鳥之瑞而以鳥紀事黃帝以雲紀事明其初受天命有雲瑞也雲之爲瑞未能審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黃帝雲瑞或當是景雲也又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史記五帝本紀曰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錫瑞案應劭與服虔同時人非必引用服說而其文不異必有所據孔疏因杜不取服說遂申杜而駁服非也

宓義氏爲網罟以畋以漁取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義氏神農斲木爲耒耜揉木爲耨揉始教天下種五穀故號爲神農氏也

同上

疏證曰易繫辭曰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義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耒耜揉木爲耨耨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充庖厨故號曰庖
犧氏易乾鑿度曰伏羲氏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
民用漢書律曆志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罔罟以田漁取
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路史注引世本伏羲臣芒氏作羅
武梁祠畫象云伏羲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結
繩卽結繩爲網罟又云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
民其書象爲躬執耒耜之狀翁方綱云考工記匠人爲溝洫
耜廣方寸二耜爲耦耒耜之狀耜一金疏謂耒頭金廣五寸
鄭云耜一金對後代耜歧頭二金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
歧頭兩腳耜今猶然也據此則此圖中田端分兩股者者似
非古制矣然說文耒兩刃耒也从木竹象形宋魏曰耒也互
瓜切耜耒也詳里切或作耒臣鉉等曰今俗作耜據此耒耜
耒耜一物也合以證之初耒耜必以一金爲古制而說文所
解小篆耒與於漢其以耒從木竹象形耒者竹乃分別之勢
則耒端之兩分益亦非必起於後世矣正可援說文此條以
詰周易斷木之義者也御覽引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
農種而耕之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百穀興
又引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也長於江水始教天下耕種而
食之以省穀生日虎通號篇曰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
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

造麻日歧伯造醫方鬼詼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與壇墠

禮也

上同

疏證曰許氏說文自序曰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蹤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民以察蓋取諸夫案蒼頡說者不同義見前鄭以爲黃帝時人是同許君與馬班也史記麻書曰蓋黃帝攷定星麻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索隱曰按系本及律麻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麻漢藝文志黃帝五家麻三十三卷律麻志云蓋問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麻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叙麻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麻麻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麻數之分也續漢志云黃帝造麻元起辛卯藝文志容成子十四篇王應麟曰呂覽勿躬篇容成作麻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又鬼容區三篇師古曰卽鬼史區也史記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

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素問有鬼臾區天元大紀論晉志車莖占星氣卽鬼臾區也續漢志云記稱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李賢注云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博物志曰容成氏造麻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謂之六旬博物記曰隸首黃帝之臣一說隸首善算者也劉徽九章算經序曰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建歷紀協律呂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茲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御覽引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又曰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釋名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少皞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仲父造車更廣其制度也管子曰奚仲之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左氏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杜注奚仲爲夏禹時猶在夏時奚仲當別是以奚仲爲黃帝臣不得至夏禹時猶在夏時奚仲當別是一人如其工之後又有其工羿之後又有羿也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山取竹

於嶠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十二筒聽鳳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故曰黃鍾之宮律之本也漢書律厯志文略同史記封禪書曰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又曰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漢舊儀云黃帝以來圓邱祭天於甘泉山今雲陽通天臺也諸家言黃帝事皆足證明鄭義鄭云壇墠禮卽指郊丘言之若隋志仙人務成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太白陰經黃帝乃於盛水之陽暴壇祭太牢有元寇含符致壇皆非正禮鄭未必指此而言也古今注載軒轅臣容成作厯伶倫作律呂隸首作算與鄭說合

右易論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元孫以爲不可依用

書序疏玉
海三十七

疏證曰尚書正義曰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出以前漢之時
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
者其任人可使人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引鄭作書論依尚
書緯云云錫瑞案史記索隱曰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元孫
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
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小司馬引
書緯篇數不合有誤白虎通五經篇云傳曰三皇百世計神
元書五帝之世文錄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
三千二百四十篇也然則史記索隱引多九十篇豈未除禮
樂之書歟鄭論本尚書緯緯書所出甚古並非始於哀平張
霸造百兩篇必因緯書本有百二篇之說故分析篇數以當
之孔疏拘於緯始於哀平故反以為霸偽造百兩篇而為緯
者附之然則從古並無此說霸何敢憑空撰造乎春秋說題
辭曰尚書凡百二篇第次委曲而不紊是春秋緯與書緯合
百二篇除書序百篇之外不知增益何篇據史記殷本紀作
成文之下有作人戊二字則今文說當有大戊一篇伏生尚
書大傳有拊誥篇名緯說多同今文或增大戊拊誥二篇若
左氏傳命以伯禽命以唐諸說出古文非緯所據墨子引湯
之官刑相年之道或當為孔子所刪矣隋志尚書中候五卷
鄭元注梁有八卷今殘缺唐志有鄭元注書緯三卷中候不
著錄佚已久今台注疏唐宋類書所引十八篇目猶具曰勅
省圖曰握河紀曰運衡曰考河命曰題期曰立象曰儀明曰

苗興曰契握曰洛子命曰稷起曰我應曰洛師謀曰合符后
曰德雅戒曰霸免曰準繼哲一作準識哲曰覲期適合十八
篇之數鄭珍鄭學錄止考得十三篇云其五篇無聞遺苗興
雅師謀合符后霸免覲期五篇之目所考尚未備也詳見予
所著尚書中候疏證

民間得泰誓

同上

疏證曰尚書正義曰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
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
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
誓者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
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
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
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三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
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
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
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
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
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
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

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錫瑞案王充
與房宏以爲宣帝與劉向別錄及文選注引劉歆七略不合
蓋傳聞小誤房宏以爲古文亦非是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
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趙歧孟子注曰今之尙書大誓篇
後得以充學據此則漢得泰誓年代先後諸家之說不同而
皆以爲後得非伏生書孔氏攷證具晰而猶以伏傳有泰誓
文爲疑錫瑞謂伏傳本別撰大義非必字字比附史記周本
紀亦有其文蓋皆摭摭緯書民間所得泰誓亦卽據緯書爲
之耳馬季長云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鄭但云民間得
泰誓不知從馬說否僞孔因馬氏疑之而別造三篇孔穎達
以爲眞古文近儒斥以爲僞而搜輯漢民間之太誓以爲眞
今文龔自珍又以爲僞申引馬說具見太誓答問案太誓文
體與百篇不類而與緯
候爲近馬氏所疑是也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

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書堯典疏

疏證曰尙書正義曰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
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引鄭
元六藝論云云曰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錫瑞案鄭君作
六藝論多據緯說此云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當引緯書

證之書緯刑德放曰堯知命表授契賜子姪此云知命亦卽此義謂知天命之所在也尙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肯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鄭注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紂也鄭言知天命之所在卽此所云知命鄭注論語天之厯數在爾躬曰厯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鄭云有圖錄之名者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比考議曰堯舜等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於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星上入昴有頃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喟然嘆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路史餘論引論語比攷加詳有知我者重童也云云又陶唐氏紀曰方是帝畿巨浸稽天而冀人虞舜身修家政所
在數有美祥帝知其聖然猶忌其私也爰異四岳辭其德弗辱則又俾之顯揚幽側而岳且知帝之在舜以舜錫薦有虞氏紀曰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眾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羅氏所云頗足以申鄭旨孔疏拘於俗見不知古義乃云緯候之書附會其事河洛之書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孔從僞傳故雖引鄭說未能發明其旨若舜知命在禹亦見尙書大傳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箎磬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

沈氏而吳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宋書符瑞志
引此文下有月為兩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
興焉是舜知命
在禹之事也

右書論

詩者茲歌諷喻之聲也白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詬目
諱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
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
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詩譜序疏案首句亦

見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

疏證曰詩譜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
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正義曰大庭有鼓簫之器黃
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有和集必
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鄭說
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引六藝論論詩云云
曰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

六藝論疏證

詩所用詞美誠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
 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詩譜又
 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
 此乎正義曰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議過之詩其道始於此
 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殿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誠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
 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而稱似無所忌而云
 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
 云以誦其美而諷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
 歌詩以相戒勸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皋
 陶與舜相答爲歌卽是詩也詩譜又曰有夏承之篇章混棄
 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誦德所以將順其
 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法
 者善明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
 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
 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
 錄先代之風雅也錫瑞案據孔疏所推鄭義鄭益以黃農朴
 略雖疑有詩然不藉此誦美議過卽虞書所云詩亦與今詩
 不一至於諷諫希少乃作詩以誦美議過蓋在商周以後已
 爲古道之衰鄭君言此不無升降之感試觀唐人作詩如長
 恨歌連昌宮詞直刺宮闈尙無避忌至宋則烏臺詩案至興
 大獄有作詩杖一百之律唐宋升降豈止判若商周情志不

通尊卑迥隔使鄭君見之感慨更何如乎云弦歌諷喻之聲
者史記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頌之音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漢書藝文志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
詠其聲謂之歌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攷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下采殷上采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
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

同上亦見毛詩序疏

疏證曰詩譜正義曰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
明堯已用詩矣引六藝論云云曰亦指堯典之文謂之初造
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
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
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毛詩序曰故詩有六藝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正義曰六藝論云至周
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
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
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
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
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
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

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藝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而陳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強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案孔疏申鄭甚晰

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於魯僖

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

同上案此條陳鱣本不載

疏證曰詩譜曰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此言迄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引藝論云云曰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卽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案孔疏申鄭亦明變風訖於陳靈論以爲至於魯僖者據錄詩次序至魯頌而止耳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汎厯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

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
榮達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
聽一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
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

疏詩攷案陳本無其六情者至是
也句多其詩含此五際不知何據

疏證曰正義引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
六情者鄭以汎厥樞云云曰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
藝論言之錫瑞案六情詳見漢書翼奉傳曰知下之術在於
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漢書翼奉傳曰知下之術在於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
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
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
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
吉日庚午上方之行樂也樂行茲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
應後漢書郎顗傳顗引詩汜麻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
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

六藝論疏證

善則呂厥惡則亡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
乾所據者陳壽祺曰翼奉傳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
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如此則有變改之政也齊詩
五際並數戌而詩疏不及之亦非據郎顗傳注戌亥皆爲天
門亥爲革命當一際則出入候聽宜以戌當一際矣陳喬樞
本其父說謂革政正義引譌作改正神正義引譌作辰今並
據郎顗傳訂正亥又爲天門當作戌亥之間又爲天門齊詩
內傳並以午亥卯酉并戌爲五際也走鶴壽則謂詩緯有佚
句亥大明也此下佚一句亥又爲天門下舉天保祈父采芑大
訛案詩緯上言午亥卯酉辰爲五際下舉天保祈父采芑大
明四篇以釋卯酉午亥必更有辰某篇也一句故鄭氏解之
曰然則亥爲革命一際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自傳寫
者佚去辰某篇也一句後人見卯酉午亥止有四詩而獨不
及辰因改云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麻家有歲星跳辰之法
服虔所謂龍度天門也歲星爲龍辰爲天門詩緯辰在天門
之語蓋取諸此今改云亥爲天門何所取義乎亥本一際安
得分爲二際且六藝論上文明引汎麻樞云辰在天門而下
文忽云亥爲天門亦不應如是之矛盾也案二說皆以孔疏
引鄭論爲有誤而其說不同初學記文部引詩推度災曰建
四始五際而入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
在天門出入候聽與郎顗引
汎麻樞正合當從陳說爲正

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毛詩國風疏

疏證曰毛詩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引六藝論云云曰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諸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洪頤煊曰案史記漢書引詩皆稱詩曰不稱毛詩說文自序其稱詩毛氏注中引詩亦皆稱詩曰無毛字唯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卽河間獻王所加之本錫瑞案漢書藝文志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徐整鄭氏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辟倉子辟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據陸氏徐氏序次子夏至毛公源流各別未知孰是

註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

可識別也

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

疏證曰正義曰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錫瑞案鄭君名箋之義已自言之孔疏申鄭亦明博物志云鄭康成注毛詩曰箋毛公嘗爲北海相鄭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案文選所載之箋皆與王侯書蓋表之次故以鄭爲修敬然此是異義顯背鄭君鄭東漢末人乃謂其修敬於三百年前之故相其說亦甚迂矣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

詩序疏案陳本上多詩初出三字不知何據

疏證曰正義曰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卽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大小雅譜曰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詁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錫瑞案漢書藝文志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四家詩止有傳訓皆無章句不知章句誰所分也後

漢書徐防傳防上疏曰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則子夏時已有章句矣鄭云未有章句則不以今之毛詩章句爲子夏所分據孔疏則毛公作詁訓傳其章句亦由毛公定之也

文王創基至魯僭開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眾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

路史後紀注十案詩序疏

引上三句作文王創基至於魯僭則商頌不在數矣

疏證曰路史注曰商頌宋頌也頌襄公之詩耳敘詩者以爲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爲太甲中宗之時妄也夫言奮伐荆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宋有商王之廟而詩爲宋禮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馬遷亦以爲

美襄公然遷以爲考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
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莢論云云曰
疏云景山大山誤矣商有景亳之命而衛詩亦言景山商之
山也顧伯郎乃以爲宋人幸周室之衰又謂夫子存之者以
見二王之後有此覬覦烏足知聖人哉錫瑞案羅氏之說是
也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亦有誦詩三百弦詩三
百等語白國風至魯頌迺得三百之數鄭君以爲商頌不在
數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以寓懷舊之意其說必有所受鄭
答吳模以爲爲記注時未得毛詩此當本於三家詩說三家
以商頌爲正考父美朱襄公作魏源詩古微列十三證以發
其義錫瑞更爲推闡復得七證其二卽路史所云荆楚萬舞
此外又有五條見經訓書院自課文羅氏以史遷云考父作
爲繆蓋以年代不相及爲疑案孔子世家旣載孟釐子述正
考父佐戴武宣之文十二諸侯年表載襄相距凡百有十七
年是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歲而後能相及也
而宋世家仍用考父頌殷之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必不至
述孔子先人之事大相矛盾百齡以外之壽古所常有如竇
公張蒼皆是何獨疑考父無百三四十歲乎鄭論以景山言
商之墳墓松柏喻商之賢才且以松柏喻小材眾楹喻大材
寢成孔安喻任羣材成國皆爲喻言不爲實事與箋詩以陟
景山掄材木爲實事不爲喻言者不同是鄭君作論時從三
家詩之明證孔疏駁馬昭曰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

之詩安得云宋郊配契也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孔穎達但知鄭箋詩從毛不知鄭先受韓詩裴駰史記集解曰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鄭蓋用韓詩說惟後漢書樊準傳引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云韓詩之文鄭論所引仍同毛詩或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右詩論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

北堂書鈔九十五又御覽六百八引作合敬崇讓也

疏證曰曲禮曰毋不敬又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又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義與鄭說相合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

周禮春官序官疏

疏證曰周禮疏曰案彼虞書云修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修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五禮矣禮記正義曰其唐堯則舜典云脩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

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續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錫瑞案孔疏申鄭尤詳惟鄭注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

詩譜序疏

疏證曰詩譜正義曰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引六藝論論詩云云觀曰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錫瑞案禮記正義曰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世紀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蕡糝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卽田祭與種穀相協

上鼓簫簫又與贊桴上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
既云始諸飲食故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據此則
吉禮起於神農鄭君以為大庭即神農詩譜又疑大庭有詩
則禮與詩皆起於神農故鄭云禮初起與詩同時惟其時詩
禮初起猶未能備故雖疑有詩而誦美識過之詩至三代而
始只亦猶雖有祭祀吉禮而凶軍賓嘉之禮至黃帝而始全
也若誦美識過之詩以制禮為限則
又後世所用之禮與詩同時之證

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

依虞書禮于六宗禮用大社

周禮大司馬疏案嚴可均本引作春官序官疏誤

疏證曰周禮疏曰鄭君則以星也辰也司中司命也風師
也雨師也為六宗引禮論云云曰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
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祭者六埋少牢於大昭
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雩
祭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評從鄭君於義為允
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
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
其祭天主日配以日月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六宗也錫瑞案
鄭引劉孔六宗之義非鄭所從賈疏申鄭已晰王莽時不聞
有孔昭疏引昭字疑誤尚書舜典正義曰孔光劉歆以六宗

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禮記祭法正義曰劉歆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三處之文正同或作孔昭或作孔見或作孔光而云劉歆則不異然則孔必與劉歆同時者劉歆時無孔昭而孔見爲王肅之徒亦不與劉歆同時此人必是孔光與晃字相似以形近而說其作昭者又以晃照聲近而訛也山堂考索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六子正作孔光是其明證云漢武卽位依虞書禋千六宗禮用大社者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出是遂祭六宗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卽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上從邵議邵云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卽鄭云漢武依虞書禋六宗之事也路史餘論曰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戌亥地比太社此則本兩夏侯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

釋文無此句

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

文禮五十六篇

此據釋文案禮記奔喪疏引云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山堂考索引亦同禮記大題

疏又引作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五十六篇

計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

亦據釋文禮疏山堂考索引

均無此

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

禮記奔喪疏引云其十七篇與

前同而字多異山堂考索引亦同

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禮記大題疏又奔喪疏山堂考索引

集八卷案奔喪疏五十七篇七字誤當作六

疏證曰禮記奔喪正義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

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引六藝論云云錫瑞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

百三十一篇劉敞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志又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

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曰

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

正多三十九篇劉說是也漢志傳寫十七二字誤倒篇數不合奔喪正義誤作五十七篇其十七篇外餘四十篇與漢志

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其誤正同五十六卷卽五十六篇儀禮疏曰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儀禮五十六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祕在於館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案賈公彥所云皆與六藝論合當卽本於鄭論得古儀禮五十六篇足證奔喪正義五十篇之誤鄭云字多異見鄭注儀禮所引古文今文云云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辨之已晰鄭云孔氏壁中河間獻王是並舉兩事言之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又魯恭王傳曰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間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陳壽祖曰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略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蓋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錫瑞案許氏說文序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據此則孔壁與河間獻王所得皆有禮經禮記惟不云有周官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據此則周禮六篇亦河間獻王所得故鄭論並舉之也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
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

禮記大題

疏證曰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云曰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
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錫瑞案考工記疏引鄭三
禮目錄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
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據此則鄭云六篇即合
考工記言之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亦合考工記言不分別
也孔氏過求分析殊泥孔引漢書不見於今本未知所據其
說與隋志正合或當時說漢書者有此文藝文志周官經六
篇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其說
亦同案鄭云壁中所得者周禮疏引馬融傳云孝武帝始除
挾書之律間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
之儒莫得見焉是
周官亦出壁中也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

子戴德戴聖名在也

同上

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

倉戴德戴聖也

周學紀
間五

疏證曰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云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錫瑞案孔氏所引不及后倉儒林傳云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邱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傳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藝文志曰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據此則后倉治禮最明不宜獨遺之惜后氏曲臺記不可見有謂今之禮記爲曲臺記者非也

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

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禮記大題疏

疏證曰釋文隋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據鄭君之論釋文隋志所說非是錢大昕漢書考異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

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
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
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
三十一之數隋志謂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足蓋
以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二十三篇別見藝文志故疑爲
東漢人附益不知劉向別錄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三篇小
戴入之禮記而明堂陰陽與樂記仍各自爲書亦猶三年問
出於荀子中庸緇衣出於子思子其本書無妨單行也記本
七十子之徒所得後之通儒各有損益河間獻王得之大小
戴各傳其學鄭氏六藝論言之當矣謂大戴刪古禮二百四
篇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九篇其說始於晉司空長
史陳邵而陸德明引之隋志又附益之然漢書無其事不足
信也陳壽祺左海經辨引六藝論云云曰壽祺案二戴所傳
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
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
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
文序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
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後漢馬融應璩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
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徵誤隋書經籍志因傳
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
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

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喪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喪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陳氏又引錢說辨之曰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饋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他篇目尙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驢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函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畔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間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斂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禮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諡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

記少年饋食禮注引補于太廟禮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
令論引侶穆篇風俗通引號論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
篇其他與人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
原百一十一篇之說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
即彼之所錄也錫瑞案二說皆駁陳邵以申
鄭義陳氏並駁錢說尤精學者可以無惑矣

右禮論

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

爲尙書

公羊傳疏

春秋者古史所記動作之事

御覽六百八

右史記事左

史記言

禮記王藻疏

疏證曰疏引六藝論云云曰是以王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尙書其有者記文先言左史
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王藻正義曰經云動則
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
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尙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尙
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
其言少也尙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爲少也周禮有五
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

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觀禮賜諸公奉篚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執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錫瑞案徐疏申鄭甚晰孔疏尤詳鄭論明以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不得更有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之說孔疏所引疑誤若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與鄭論正相反蓋各有所據不可強合左傳序正義引藝文志與王藻云左右所記二文相反王應麟曰王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傳

序疏困學
紀開八

疏證曰左傳正義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
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此明自以身為素臣
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為此說董仲舒對策云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
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
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
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
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
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
之道故復以為素臣其言邱明為素臣未知誰所說也錫瑞
案素王制法孔子作春秋微言大義漢儒崇信公羊多能發
明其旨自左傳家賈逵杜預等不信其說春秋之旨遂晦史
記孔子世家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
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
文辭而指傳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

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
 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又自序曰壺遂曰孔子
 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
 一王之法據史公所受董生說則孔子作春秋實因不用於
 世於是空設一王之法以俟後王舉而行之鄭云爲後世受
 命之君制明王之法與史公董生之說合繼周者漢去秦閏
 位不數故漢儒謂春秋爲漢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
 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
 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
 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
 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
 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據此則春秋爲漢
 制說出緯書東漢史晨韓勅諸碑皆明引之而史公董生無
 此說後儒謂緯書不足信然在漢言漢推崇本朝不得不然
 何劭公解詁引演孔圖鄭君此論雖無明文而作論在注緯
 之時或亦當如何說後儒詆鄭君與何君不當信緯非善論
 世者也孔疏解素爲空是也但云無位空王不云空說一王
 之法則猶未得春秋之旨孔疏又引大史子餘之言謂非孔
 子自號素王意在駁鄭說亦近是而推鄭君之意似乎不必
 過泥鄭釋廢疾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
 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據鄭君
 說孔子不敢顯然改法教授又豈敢明目張膽自號素王公

羊疏引答賈逵長義曰春秋籍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顯言乎據此則孔子作春秋不明進魯稱王又豈有自稱素王之理然則鄭所謂白號素王亦卽自謂空設一王之法以待後世之行耳漢人文義簡質辭不別白說者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可也釋文於左傳序素王字云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然則素王之王古讀爲王天下之王並不解爲王號之王孔子非自稱素王卽此可證若邱明自稱素臣尤爲無理孔疏亦不知其說所自出蓋左傳家竊取公羊素王之說而張大邱明以配孔子乃造爲此言耳葉德輝云邱明爲素臣始見於集解王肅山房輯論語緯有此語與孫氏古微書同然亦據集解合併非漢人所傳非唐宋類書所引皆不可據惟論衡超奇篇有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業也云云諸子亦該論之詞非明指左氏此亦不足爲集解作證

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

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公羊傳序疏

疏證曰何休序曰傳春秋者非一疏引六藝論云云曰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漢書儒林傳曰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

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
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而董生
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東平嬴公嬴公守學不失師
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魯睦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
傳嚴彭祖字公于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
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領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
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
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
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
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
有冷任之學公羊傳校勘記曰六藝論之陰豐疑卽漢書冷
豐之誤六藝論言劉向王彥漢書但言任公蓋鄭君所聞不
必與班氏合也齊召南曰按前書無王彥而有王亥卽與尹
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書賈逵兼通
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

元又爲之注

孝經
序疏

疏證曰孝經疏曰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
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元
又爲之注宜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錫瑞案世說新語文學
篇曰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

木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據此則鄭君嘗注春秋傳論云元又爲之注不得謂非實也世說新語注引元別傳曰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鄭從張恭祖所受皆古文則春秋傳必左氏傳也鄭君兼通三傳故有發墨守起廢疾鍼膏肓之作獨注左氏傳者鄭以古文爲重也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

穀梁傳序疏

疏證曰疏引六藝論云云曰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識者謂黜周王魯及龍門之戰等是也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錫瑞案經學分門戶爭流派始於公羊左氏兩家自劉歆欲立左氏學博士不肯置對以後范升陳元賈逵李育各信所習至今曉曉不已治左氏者以公羊爲識緯邪說治公羊者以左氏爲劉歆僞書無非今古文說齟齬不合而已鄭君兼通今古並采所長合三傳以說春秋爲治經者別開門徑如范武子之穀梁注唐啖趙陸宋劉敞春秋之學皆由鄭君導其先路習穎門者病其不守師法然觀後儒喧露辨閭流爲黨禍乃知鄭學宏通爲可貴也三傳之善楊疏已舉大略茲不復贅

右春秋論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

作孝經以總會之

孝經疏

疏證曰孝經疏曰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脩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引鄭元之六藝論云云曰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錫瑞案漢儒以爲詩書易禮皆孔子刪定惟春秋孝經爲孔子自作孝經緯鉤命決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孝經右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皆以春秋孝經並稱而鉤命決曰吾作春秋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孝經中契曰某作

孝經文成道立白虎通五經篇曰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
專制正皆明稱孝經為孔子自作故鄭君之論以為孔子以
六藝題曰不同故作孝經以總會之邢疏與劉炫述義皆謂
孔子自作與鄭義合鄭駁異義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
六藝之文言蓋不誤也是孝經爾雅皆釋經總會之書藝文
志以爾雅列入孝經家後儒多疑其不安尋覽鄭君之言乃
得其旨玉海引鄭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
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此總會之義也

元又為之注

宋均孝經緯注唐會
要七十七孝經疏

疏證曰孝經疏曰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
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
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
秋孝經唯有評論非元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
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
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曰無聞其驗七也錫
瑞案邢疏列十二證出於劉知幾文苑英華唐會要具載之
劉引宋均為證均是鄭君弟子說似可信然劉肅大唐新語
引鄭君孝經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
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是鄭君嘗注孝經已自言之
六藝論亦云為之注鄭君大賢必不妄言較之弟子所云尤
可信據古無刻本傳寫甚艱鄭君著書百餘萬言未必弟子

人人盡見宋不見孝經注宜有是事但因書有不見遂並師
言不信而易其名謂之略說謂之評論呂步舒不知其師書
以爲大愚均之昏惑亦步舒之類歟鄭論春秋亦云元又爲
之注春秋孝經相表裏故鄭君皆爲之注據其自序文義正
同予作孝經鄭注疏駁後儒疑非鄭注者甚詳茲摘錄其駁
宋均之文以申鄭論之說嚴可均孝經鄭注攷曰六藝論亦
禁鋼時作知者論孝經云元又爲之注論春秋亦云元又爲
之注而春秋注卒未成故公羊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
訖然後注書案嚴氏據春秋注未成以爲先作六藝論後注
書之證較之陳氏據注春秋孝經爲論作於注書之後其說
尤塙予從嚴氏

右孝經論